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登進士官至奉議郎泉州洎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今抄帙僅存檢勘卷目猶為完本寧宗之



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古註疏或問叅以新意與蔡氏頗有異同每援後世之事以證古經蓋趙岐註孟子已有此例無庸以駁雜為嫌惟如解說築傅巖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之類稍為汎濫當分別觀之至於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愁則欲明先王愛物之心轉失聖人懲惡之義頗有未協又自序稱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

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亦不可立訓然其句櫛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實可與林之竒夏僕諸家相為羽翼固無庸拘蔡氏之學執一格以相繩焉乾隆十年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纂言

提要

臣等謹案書纂言四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其書解也古文尚書自貞觀勅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埤傳始稍稍掇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偽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

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朱彞尊經義考以為權詞其說是也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為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孔安國古文別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為一派是今

文古文本各為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為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顛倒錯簡皆以意自為且不明言所以改竄之故與所作易纂言體例迥殊是則不可以為訓讀者取所長而無效所短可矣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集傳纂疏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集傳纂疏六卷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休寧人宋亡之後隱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復出應試中浙江鄉試以病不及會試越二年上書干執政不報遂終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迹具元史儒

學傳董鼎書傳纂註所稱新安陳氏即其人也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又以蔡傳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目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於諸家之前間附己意則題曰愚謂以別之考標別有書說折衷成於此書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載定宇集中稱朱子說書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難通而

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義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則櫟之說書亦未嘗株守蔡傳而是書之作乃於蔡傳有所增補無所駁正與其舊說迥殊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云云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

也乾隆十年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叢說

提要

臣等謹案讀書叢說六卷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迹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覈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

如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盡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

可謂不苟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瀍西次及瀍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稱爰始淫為剝則桮黥舊說以為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為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為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律呂新書說唐虞之修五禮漫錄周官大宗伯之文說酒誥太史內史漫錄周官太宰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文殊屬泛衍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為多卷首書紀年一篇即據履

祥通鑑前編起算其間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其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並刊於至正六年其板久佚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傳鈔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兩頁第五卷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焉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提要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蔡傳旁通

提要

臣等謹案書蔡傳旁通六卷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滙澤其始末則不可得詳此書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陽董鼎尚書輯錄纂注本以羽翼蔡傳然多採先儒問答斷以己意大抵辨論義理而於天文地理律

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
 封建之屬皆在所畧遇傳文片言之蹟隻字
 之隱讀者不免囁嚅齟齬因作是編於名物
 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
 析其端委其蔡傳歧誤之處則不復糾正蓋
 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於發揮注文不主於
 攻駁注文也然不能以回護註文之故廢孔
 氏之疏則亦不能以回護蔡傳之故廢師凱

之書矣知其有所遷就而節取所長可也乾
 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管見

提要

臣等謹案讀書管見二卷元王充耘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充耘字與耕而原序及梅鷟跋並稱耕野疑虞稷誤也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授徒因成是編所說與蔡氏多異同

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為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為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糾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為強詞大醇小疵別白觀之可也又禹貢篇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梅鷟跋稱此書

得之西臯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亦當時所訛脫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焉
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義斷法

提要

臣等謹案書義斷法六卷元陳悅道撰其自
題曰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場備用
四字蓋亦當時坊本為科舉經義而設者也
其書不全載經文僅摘錄其可以命題者載
之逐句詮解各標舉作文之竅要蓋王充耘

書義於式如今之程墨而此書則如今之講
 章後來學者揣摩擬題不讀全經實自此濫
 觴然元代士風淳樸其程式猶以義理為宗
 故其書訓釋簡明不支不蔓終勝明人龐雜
 剽竊之談錄而存之亦足見一代之風氣也
 書末原附作義要訣一卷為新安倪士毅所
 輯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又作文訣數
 則尚具見當日程式以世有別本且論論文之

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錄於詩文評類而
 此則從刪焉乾隆 十 年 月 恭 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元王天與撰
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授臨江
路儒學教授蓋天與為贛州路先賢書院山
長時憲使臧夢解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
故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

居先而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為宗而以真德秀說為羽翼蓋朱子攷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為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採之其註疏或刪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為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蓋道其實也所說於名物訓詁多有

缺畧而闡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讞義之流亞也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句解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句解十三卷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此書僅存元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古註疏及蔡沈集傳為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尚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註疏之

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為啟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詞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聳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會選

提要

臣等謹案書傳會選六卷明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勅撰案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已意者多當其初行已多異論宋末元初張葆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苞舒作讀

蔡傳疑遞相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
貢舉定尚書義用蔡氏於是葆舒等之書盡
佚不傳陳櫟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
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
亦佚不傳其自序所謂聖朝科舉興行書宗
蔡傳固亦宜然者蓋有為也至明太祖始考
天象知與蔡傳不合乃博徵績學定為此編
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詆

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為
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祝允明枝山前
聞載其劄示天下者惟堯典注日月左旋洪
範註相協厥居二條舉大凡耳顧炎武日知
錄曰此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
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
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
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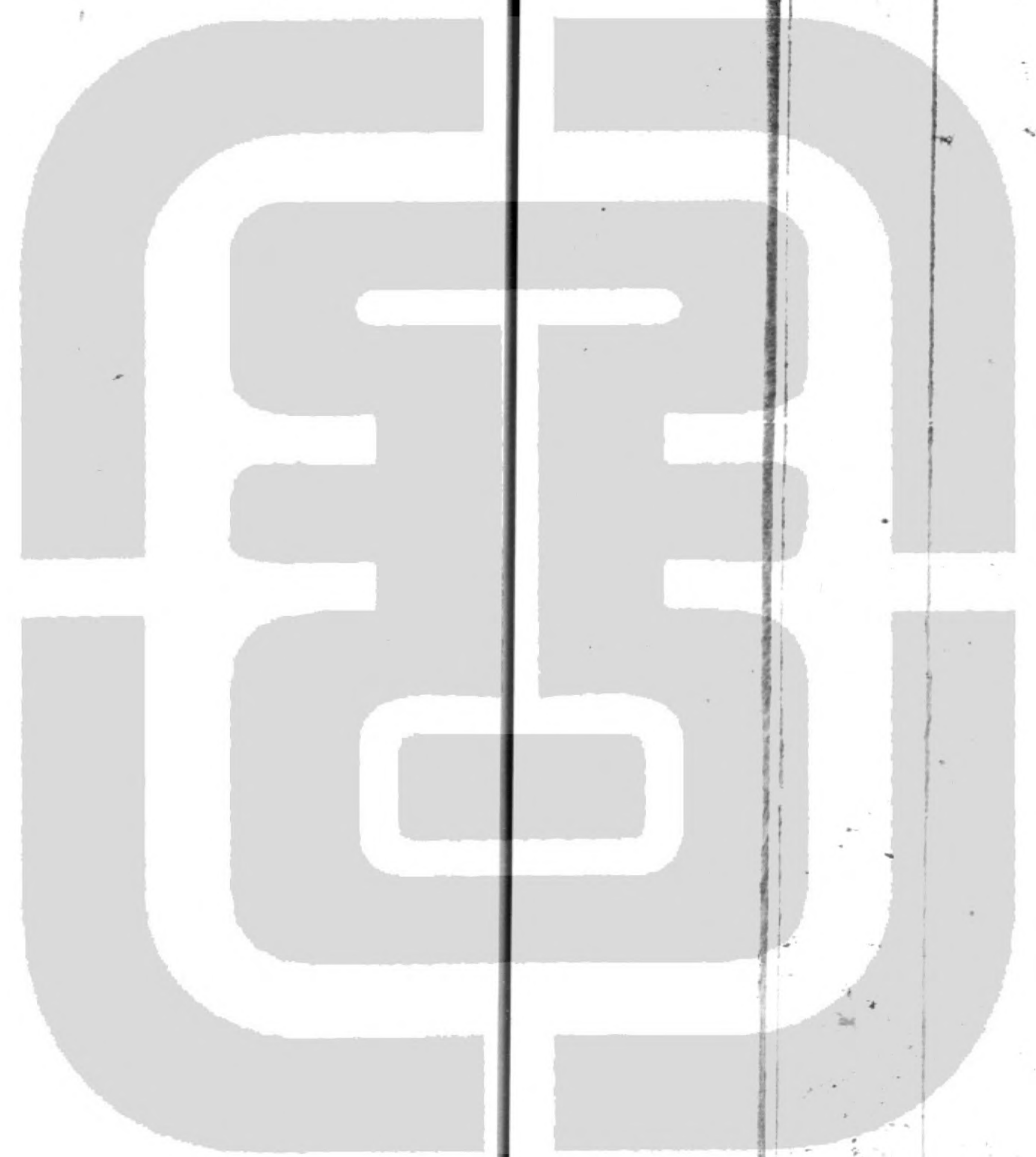
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
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
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
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於民之麗主
葉氏惟金滕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為東征非
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
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
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

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
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
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
而尚有功於後學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絕倫
罕所許可而其論如是則是書之足貴可畧
見矣闕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因禹貢註中滌
水至復州竟陵境者一語誤者字為來字遂
肆毒詈非篤論也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

蔡傳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詔修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己酉僅五閱月觀劉三吾叙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詔天下儒士做石渠白虎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間三吾已考証講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修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彞尊經義考謂許

觀景清盧原質戴德彛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吳子恭宋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修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謬百出不足為據此書為當時舊本當以所列姓名為定可也乾隆十年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臣等謹案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勅撰雍正八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
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
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
法共聞共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
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
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
余苞舒等紛紛然交攻其誤是必有未愜者

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傳試士明洪武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訛而永樂中修書經大全仍懸為功令莫敢歧趨我

國家經術昌明競研古義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念典維勤於唐虞三代之鴻規尤為

加意既

勅編

日講書經解義復

指授儒臣纂輯是編雖仍以蔡傳居前衆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別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證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彈於其不可從者辨訂舛訛亦不似陳櫟等之違心回護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為附錄以明不專主一家蓋即一訓詁之學而

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

又不僅為說書之準繩已也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稗疏

提要

臣等謹案書傳稗疏四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
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
如謂虞書自戛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
韶樂之譜以詠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為

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鶩鶩為下管之所
舞鳳凰來儀為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為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
賡歌即大韶升歌之遺音變以被之管絃者
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
府之有艷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
之有辭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
配九疇之數以履一為五皇極而以居中之

五為一五行雖推衍百端畫圖立說終于經
文本數相戾其於地理至以崑崙為洮州胭
脂嶺尤為武斷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洹
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誤之由
以為訛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謂禮非周
禮之種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以周
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
五玉者同一為古人所未發引矍相之射證

侯以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為榮辱非以射
 中不中為優劣因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
 三年為辛卯引說文大戴禮記証蟪珠非蚌珠蔡傳
 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証玉
 食引左傳證奄與淮夷為二引喪大記証狄
 人引說文美字之訓以解美若駁蘇軾傳及
 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
 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尚書冤詞

提要

臣等謹案古文尚書冤詞八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
貫羣書而好為異論以求勝凡他人之所已
言者必力反其詞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
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

後儒亦無信之者竒齡獨拾其緒論詆為戰國之偽書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偽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竒齡又力辨以為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適其詞撫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為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

尚書四曰古文之寃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

寃成於吳氏

案吳棫書禕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為顛倒附識于此六曰書篇題之寃七曰

書序之寃八曰書小序之寃九曰書詞之寃

十曰書字之寃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

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

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叙述偶未分

明故為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為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為偽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為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于顛倒然考偽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常校理秘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為安國弟子劉歆常校七畧班固亦為蘭臺令史典校藝文

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証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竒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

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偽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竒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于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於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

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註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篇耶且趙岐註孟子郭璞註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于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岐註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註曰逸書釗我周王

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為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註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舜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採掇逸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于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証驗多端

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竒齡才辯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併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之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乾隆十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衷論

提要

臣等謹案書經衷論四卷

國朝張英撰英有易經衷論已著錄此書不全載經文但每篇各立標題而逐條繫說亦如其說易之例凡虞書六十三條夏書三十二條商書五十二條周書一百六十七條前有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進書原序一篇時英方以翰林學士侍

講幄故因事敷陳頗類宋人講義之體其說多採錄舊文而參新義如益稷篇稱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篇乃林希逸之說甘誓篇稱啟未接行陣而能素明軍旅之事足見古人學無不貫乃呂祖謙之說微子篇稱比干答微子之言當無異於箕子故不復

著乃孔安國之說君牙篇稱古來制誥之辭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體乃朱子語類之說至以高宗彤日為祖已訓祖庚之書西伯戡黎為武王之事皆不從蔡氏而從金履祥通鑑前編頗總括羣言不拘門戶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為在友邦冢君外舉小國之君連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國近周西都陳氏舉遠槩近之

說以君奭為周公召公共相勉勵輔翼成王之
言而不用諸家留之慰之之說則皆所自
叙之解核諸經義亦較為精切雖卷帙無多
而平正通達勝支離曼衍者多矣乾隆 十
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會箋

提要

臣等謹案禹貢會箋十二卷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
舉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試不入格十
七年又薦舉經學

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

經所載為主附論於下次為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為之箋博據諸書斷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即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既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為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為蔡傳所囿至於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寰宇記周公山即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

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為昇雨山謂史記註作畀雨山蓋字之誤併辨胡渭之訛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棼如亂絲至胡渭錐指出而推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按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為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真偽之失耳乾隆十年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集傳

提要

臣等謹案書集傳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屬沈作書傳至嘉定

己巳書成案此據自序年月真德秀作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蓋誤衍一

數淳祐中其子杭表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

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其問
 答一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
 錄朱子與蔡仲默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
 綱領輯錄內是其文猶散見鼎書中其條目
 則不復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遜條辨駁如朱
 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存而書肆本皆削去
 不刊考朱升尚書旁注稱古文書序自為一
 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刪之而置於後

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

案陳振孫書錄
解題載朱子書

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
先有成書升以為所授之旨蓋偶未考是元

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宋史藝文志所著
 錄者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即惟以集傳
 單行矣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
 蔡傳仍以書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蔡傳蓋
 一家之板本非通例也沈序稱二典三謨經
 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條下註

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
口授蔡氏併親稿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
謨猶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詞
鼎又引陳櫟之言曰案櫟此條不載所作書
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
衷之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
文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
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
為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

所改乎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
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悞辨疑之作
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櫟
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疏履祥作尚書表
注皆斷斷有詞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
至六十六條

國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

說尚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為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人置注疏肄此書明與夏僕解並立學官見楊慎丹鉛錄而人亦置僕解肄此書固有由矣乾隆十年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大傳 附補遺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漢伏勝撰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疑其名為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漢志書類載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無伏勝字隋志載

尚書三卷鄭元注亦無伏勝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晉書五行志稱漢文帝時伏生初紀大傳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舛差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缺別作章句

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詮次為八十一篇云云然則此傳乃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唐志亦作三卷書錄解題則作四卷今所傳者凡二本一為杭州三卷之本與隋志合然實雜采類書所引裒輯成編漫無端緒一為揚州四卷之本與書錄解題合兼有鄭康成注校以宋仁宗洪範政鑒

所引鄭注一一符合知非依託

案洪範政鑒世無傳本惟

永樂大典載其全書

二本各附補遺一卷揚州本所補

校備然如郊特牲註引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待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飲也一條猶未採入信乎著書之難矣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於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所謂六藝之支

流也其第三卷為洪範五行傳首尾完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然月令先有是義今列為經不必以董仲舒劉向京房推說事應穿鑿支離歸咎於勝之朔始第四卷題曰畧說王應麟玉海別為一書然如周禮大行人疏引孟侯一條玉藻疏引祀上帝於南郊一條今皆在卷中是大傳為大名畧說為小目應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傳二十八篇無泰

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歸禾揜誥皆
 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
 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
 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
 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為異矣乾隆 十
 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